



新刊監本冊付元龜卷之七百六十六

總錄部 十七

攀附第二

後周赫連達初姓杜字朔周魏未從清水公賀拔岳征計其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為左丞明畧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封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及悅平加平東將軍寇洛初從賀拔岳西征萬侯醜奴為右都督後侯莫陳悅既害



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為舊齒  
素為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返既  
至原州衆咸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洛與趙貴等議迎太祖後  
至侍中

趙善初仕魏行臺賀拔岳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  
翊戴太祖乃從平悅

呂思禮為行臺賀拔岳所重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  
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為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為  
府長史

梁禦為鎮西將軍從賀拔岳鎮長安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  
戴太祖

若于惠為中堅將軍從賀拔岳西征萬侯醜奴及岳為侯莫陳  
悅所害惠與諸將翊戴太祖乃從平悅後至司空

梁臺為假節衛將軍賀拔岳引為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  
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後至鄜州刺史

庫狄昌初從賀拔岳西征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昌與諸將議  
翊太祖從平侯莫陳悅後為東夏州刺史

王德字天恩從賀拔岳平隴又為龍驤將軍岳為侯莫陳悅所  
害德與諸將定議迎太祖從平悅後至涇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仕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與果遇  
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後為眉復州刺史

申徽初仕東魏為大尉府行衆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



遂間行入關見太祖與語奇之薦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客太祖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叅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

王羆初為後魏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為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

田引初從尔朱天老為都督及太祖統衆引求謁見乃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牙之任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引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後為少保襄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少溫恭見梅州里太祖之迎孝武軍自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源叅軍

周惠達自太祖在魏時即用為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斥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巴西即令惠達先見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鄉宜勦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官遊有年屬明公一平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王思政自太祖為魏丞相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內剡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擣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



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明公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覽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奇賞更深轉驃騎將軍柳虬初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虬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惟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為相府記室追論外朝功封美楊縣男邑二百戶

墮崔仲方年十五與後周太祖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累遷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必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眾望有刃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後至至太常卿信都太守

龐晃仕周為魏王直侍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仍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希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俟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



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是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岳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是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是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是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

尉遲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常山時高祖為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遲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常置左右

盧賁仕周為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托群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一十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伏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瞑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常典宿衛後至懷州刺史

郎茂仕周為陳州戶曹屬高祖為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曰茂人主之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高祖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後至尚書左丞晉陽宮留守

李諤字北齊歸周為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後至治書侍御史出為通州刺史



郭榮仕周為司水大夫少與高祖相親狎情契極歡常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後至左光祿大夫

柳表仕周為御節大夫宣帝不預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表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終宜早定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

竇榮定仕周為飲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後左武衛大將軍

李禮成仕周為民部中大夫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娉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

陳茂河東猗氏人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李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遷上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

長孫平仕周為小司寇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厚禮稱後至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

李德林仕周為御正下大夫高祖初受顧命令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



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荅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携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受高祖冢宰鄭譯曰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德林曰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尔無厭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上大夫昉但為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亂指授兵畧皆與之衆詳後為內史令張奘仕周為儀同高祖為丞相奘深目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左丞

趙芬仕周為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迥與司馬清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曰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

庾季才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及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以人事卜之符命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虎試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疋絹二百段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後至通直散騎常侍均州刺史

于翼仕周為幽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帝為之降搦握



手極歡數日拜為大尉

李詢仕周為司衛大將軍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穎監軍與穎同心協力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

段文振仕周為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洛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母老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驃騎

宇文慶仕周為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為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志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

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原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帝龍

潛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帝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

臣欽若等

日天後周

宣帝尊號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

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于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清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

竄江南耳庸蜀瑱隘易生難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恐為人  
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不復任用欲  
見舊思顧具錄前言為奏而奏之曰臣聞智侷造化二儀無以  
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寔聖人之體道



未萌見兆乃達節之神謨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而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竒謨於掌握臣以賤微早逢天睭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稱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帝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寔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帝每加優禮

楊素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

元景山仕周為臺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尉迥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胃與迥同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

李穆仕周為大佐輔總管高祖作相尉迥之亂也遣使招穆穆鑱其使上其書穆子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都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李渾穆第

十子仕周為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

柳昂仕周為大內史致位開府高祖為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



昂疾愈加上開府潞州刺史

李安字玄德高祖作相引之左右迂職方中大夫復拜弟哲為儀司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謀害高祖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隨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之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官加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遇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克儻之所惑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父叔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持存璋子乃命有司罪璋正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唐崔善為隋仁壽中為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為大守甚禮遇之善為以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

武士護并州文水人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為晉陽宮留守府司鎧參軍事既隋政日亂盜賊蜂起士護每歎息以夷難為心而恨未遇真主及高祖為大原留守甚見接待數訪以時事士護嘗詰朝於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護尋聲不見有人仍以此言白高祖祖并進兵書高祖悅之曰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好心當同富貴耳其夜士護夢高祖乘馬上天旦以狀聞高祖大悅於是入卧內委以心腹後至荊州都督

任瓌仕隋仁壽中為韓城尉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為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



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  
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周武之地士馬精  
強今率驍雄以佐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  
否瓌曰後王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極亂天從神  
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閩中所  
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  
情諳練願一介之使啣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款伏於梁山舡  
濟直指韓城進逼邵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畧仰惧  
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  
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故以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  
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  
河使瓌及薛獻為招慰太史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  
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于河師遂  
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  
留守永豐倉

于文士及仕隋為尚輦奉御時高祖為殿內少監士及深自結  
託及隨元化及至黎陽高祖守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  
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瓌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  
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瓌是其來意也化及至魏縣兵威日盛士  
及勸之西歸長安元智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  
軍糧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  
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



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為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掌中夜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畫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乃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及妹為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

唐儉父監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於大原留守儉與大宗周密從容進說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大宗以白高祖乃詔入密訪時事對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是一朝今開府庫策豪傑北招成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引達節以順群望則湯武之業於公不遠負鼎投竿亦先徵願高祖曰湯武之事非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極溺抑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檢校記室參軍

劉義節大原人高祖之作鎮也甚接以恩意又出入王威高君雅之門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二義節輒探得其計以白高祖及誅威等頗申其力

劉文靜隋末為晉陽令時高祖鎮大原文靜竊觀大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帝其年雖少乃天從也寂未然之於後文靜為李密親戚被煬帝勅禁大宗陰有異心以文靜可與語遂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而感賀亦覺大宗



有非常之意因歎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大宗知其意潛相感動報之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別耳文  
靜起而謝曰久知郎君乃龍潛也今既事時如此正是騰躍之  
秋素稟膺錄之資仍懷撥亂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靜  
知攀附之所矣大宗曰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  
時事如此知君若可與言故來與君圖舉大計君能如此深副  
僕懷卿志識大佳宜籌其事文靜封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  
派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以千萬數矣但須真主  
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矣今并州  
百姓避盜賊者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立  
地可數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  
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帝笑曰卿言善合人意  
於是部署賓客陰圖起義計議既定候機當發欲白高祖慮必  
不從欲竊發之又恐驚於是計無所決沉吟者久之既見高祖  
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大宗得通謀議及高祖被  
拘大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  
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晉陽之地士馬精銳宮  
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酋  
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拘於一介之  
使乎高祖然之大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克日舉兵會高  
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為煬帝勅發大原鴈門馬邑數郡人  
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



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與裴寂偽詐符勅出宮監庫物以供  
留守資用募兵集衆及義兵起以文靜為司馬勸改旗幟以彰  
義舉後至民部尚書

唐憲仕隋東宮左勳衛太子廢歸大原高祖之鎮大原也頗蒙  
親遇因與帝潛預義謀及大將軍府建拜正議大夫引置左右  
為恩信從平宋老生破京城時隱太子為左鎮大都督以憲為  
長使累遷為光祿大夫封安富縣公武德初拜為太子右虞候  
子百億仕隨為左翊衛高祖義旗之舉伏劍歸順授朝請大夫  
盧赤松隋末為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迎接  
拜行臺兵部郎中歷位率更令封范陽郡公

盧士勸高祖與之有舊及義兵起士勸率數百人謁高祖於汾  
陰令其兄子師洽諭賊師孫華應時歸附又與劉引基敗隋將  
桑顯和於飲馬泉累加右光祿大夫

竇抗與高祖少相親狎楊玄感之反也高祖統兵隴右言於高  
祖曰玄感抑為發蹤矣李氏當膺圖錄可見機而作也高祖不  
許隋末令於靈武巡長城同盜及聞高祖定京師抗對衆而标  
曰此吾妹婿也豁達有大度其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後至左  
武侯大將軍

田德平大原晉陽人隋末補鷹揚府正高祖留守大原引為兵  
馬大蒙任寄義師起拜銀青光祿大夫歷任大將軍曹參軍封  
漁陽縣公

蘭謨仕隋為鷹揚即將留守臨汾高祖義旗建帥所部未降授



銀青光祿大夫

姜確字行本父譽從起大原官至秦隴二州刺史確自高祖義旗初舉以典籤從後歷通事舍人尚書水部二曹郎中封通川縣男

溫大雅仕隋為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及義兵起高祖引為記室叅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竇威參定朝儀後至禮部尚書

栢季纂隋末為祁縣長有能名及義兵起歷大將軍府騎曹叅軍從平京城累以軍功位至上柱國

段綸仕隋為左親衛隱太子見而悅之妻以琅邪長公主舍高祖之舊第數聞鼓吹之音視之無所覩綸為主曰聞圖讖李氏當王今於第內有此禎祥必而家應錄之徵也及義兵西起綸於藍田聚結兵馬得萬余人迎接大軍拜紫金光祿大夫領親信左右從平京城封龍崗郡公

党仁引仕隋為武勇郎將高祖起義軍次蒲坂仁引招率鄉曲得二千餘兵迎謁拜銀青光祿大夫

長孫敞隋末為左衛郎將義旗入關敞率子弟以新豐縣來迎高祖大悅授銀青光祿大夫尋加上柱國

喬軌隋末為右武侍及義師渡河軌乃迎謁授通議大夫從平京城頻以戰功累加上柱國秦王府車騎將軍

顏師古仕隋為襄州安養尉坐事免歸長安家貧以教授自業及高祖義兵入關師古於長春宮上謁授朝大夫從平京城補



秦府文學後至秘書監引文館學士

崔幹畧隋末為醴泉縣令高祖義兵入關以縣來降授丞相府主簿及受禪遷黃門侍郎

靳孝謨仕隋朝邑縣法曹及義兵濟河以蒲津中渾二城歸義授正議大夫

竇軌隋末為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于家及義兵入關軌聚眾千餘人迎於同州高祖見之大悅降席起迎握手歡笑賞賜優厚尋令牧兵於渭南得眾一萬拜丞相諮議眾軍從平京城師畧加光祿大夫

孫華隋末坐事逃歸山賊郭伏願侵掠馮翊及義師起高祖見華貌寢初輕之及與語大悅握手引與同坐謂之曰吾昨夜夢

乘白龍以濟黃河卿將曰玄度來又具舟楫何與吾夢之相符也因拜為光祿大夫前軍總管

常達隋末為隴州刺史為降人作仕政所劫擁城中二千人叛入薛仁果達性剛烈有武藝高祖龍潛時數從征代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既斬老生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閱屍以求及達奉見高祖大悅因蒙任使屢有軍功梁朱珽徐州豐人太祖起兵珽與龐師右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李筠王武等八千余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陳所向盪決後署諸軍都指揮使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疋即以師古為偏將授陳破蔡



累有戰功後至徐州節度使

謝瞳唐未舉進士不中第遂投跡於太祖洎居門下朱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後為宣義軍兩使留後李振字興緒唐末為台州刺史不克蒞事因西歸過汴求謁見太祖太祖與語大奇之辟為從事以講戎政於是陳耕戰之計進鳩合之策尊王室以圖諸侯熒帝道以雜霸業嫉闔寺敦儒術上名器審刑罰於是禮遇彌篤後至戶部尚書宗政院使牛存節唐末勅事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汹汹當擇真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於太祖授宣義軍小將後至鄆州節度使

後唐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為邊豪唐乾符中為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郡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謀曰段公儒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與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沙陀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彘饑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霍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候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曷侯



千里咨稟衆因聚謀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闢鷄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後武皇授鴈門節度以君立為左都押衙後至昭義軍節度使

蓋寓蔚州人世為牙校武皇起雲中寓與唐君立等推較佐佑之因為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為都押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大原改左都押衙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從後至容管經畧使

劉彥宗雲中人唐末武皇作鎮晉陽有撥亂夷克之志彥宗乃謁于軍門致之麾下自是從征興復王室後至邠州節度使

李承約為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因父殺兄名儒宿將嘗事其父兄者多無辜被戮承約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武皇召募英豪方開王業乃以所部二千騎歸於并州即補定霸都指揮使校檢右僕射兼具州刺史

張遵誨父為宗成令羅紹威殺衙軍之歲為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為牙門將時朱溫篡逆據有兩京武皇與邠鳳同謀興復命遵誨知岐州留務在岐下累年莊宗平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

張廷裕代比人幼事武皇於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昇為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尉慈隰三州刺史

曹廷隱本魏州人為本州典謁虞候賀德綸使西迎莊宗於晉



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為馬步都虞候軍中號為稱職

何瓚閩人唐天祐三年登進士第謁莊宗於晉陽一見受知辟河東推官轉留府判官

段疑開府人唐末為澠池主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

賈馥佐鎮州幕府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曰留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

王鎔唐末為鎮州節度使莊宗征劉守光迴鎔至承天軍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感慨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異為之聲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為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於

為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

孔循同光末權知汴州事會明宗自鄴都至循致餼勞軍供備尤至明宗悅及定京師為樞密使兼秘書監

晉高漢筠初仕梁為衛州衙校後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漢筠以利病說衛之收守俾送款於莊宗以漢筠為功尋移洛州都校後至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

皇甫立代北人後唐明宗刺代州署為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為忻州刺史

長從簡初仕後唐為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清泰末詔起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時趙延壽軍敗偽王斷



浮橋歸洛從簡守河陽南城高祖自地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  
遂渡河迎謁焉後至左金吾衛將軍

桑維翰性明惠善詞賦後唐同光中登進士第高祖領河陽辟  
為掌書記歷數鎮皆從之後至中書令

曹國珍高祖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於  
嚴令上表叙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

孟承誨大名人始為本州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為客將後奏  
為宗城常山臺城三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為閣門副使  
周瓌晉陽人自高祖歷鎮藩翰用為腹心累職至衙門都校凡  
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  
及即位命權判三司事後至安州節度使

李承福初為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  
大將軍

劉處讓後唐末為驍衛大將軍河北轉運使高祖舉義於太原  
處讓後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

劉繼勳衛州人高祖鎮鄴都時繼勳為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  
其名於帳下從歷鎮及即位擢為閣門使

漢王景崇邢州人後唐明宗之鎮邢臺景崇為衙將明宗以其  
明敏憐之自後累鎮皆自麾下明宗踐作擢為通事舍人歷引  
進閣門使晉未遷左金吾大將軍充衙使常以時主用才不盡  
憤然不樂契丹蕭翰立許王從益以知軍國事署為宣徽使監  
左藏庫蕭歸蕃景崇聞高祖起河東南陝幸滿乃私取庫金請



行迎奉從益不能制遇高祖于河洛駕至汴削其偽官授右衛大將軍

任庭浩并州人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為親要庭浩以本業請見高祖甚禮遇晉天福初庭浩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引薦之力也後為殿中監

崔光鄴晉末為宣徽使虜犯闕以後唐明宗少子許王從益為曹州節度使從益淑妃王氏白於虜長以從益未譜政術請以光鄴伐知州事虜從之及蕭翰推從益僭位以光鄴為樞密使虜去光鄴以高祖進我汾水請從益去號稱梁王仍馳表稱臣論者高祖入汴加右鎮衛大將軍

趙暉晉開運末為軍校以部兵屯於陝屬北戎亂華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高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宴侯璋勦力計謀戮契丹偽命官屬據有陝州時馳騎聞於高祖乃命暉為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高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控六飛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

李守貞河陽人事本郡為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為典客後歷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右領軍並仍舊職

閻進卿忻州人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後歷閤門使判四方館事



郭允明父徽柔為何東制使徽柔被誅允明遂為高祖廝養服  
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鎮大原稍歷牙職及即位累遷  
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

周史彥超漢末為龍棲都指揮使大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  
從後至鄭州防禦使

李彥頤字德脩本以商賈為業大祖鎮鄴寘之左右及即位歷  
綾錦副使推易使

陳光穗為鄴都副留守廣順中高祖賜詔書曰汝澶淵倅職之  
時值漢室豐生之際潛齎密旨將陷朕躬神明不祐於苞藏機  
事尋當于發露汝稟勲賢之指使効奔走之勤勞徑自河壩報  
於鄴下忠孝之規迫著旌酬之道未弘每慊朕懷仍喧公論宜  
膺列郡用賞前功今授汝博州刺史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七

總錄部一十七

儒學

周官著師儒之訓大史公論儒者之要始於博習經藝之文祖  
述堯禹之道其後分而為六家蔓而成九種至於憲章仁義順  
陰陽明天道宣教化正人倫以致乎至治固異端之不能奪也  
春秋之世施及戰國聖師云沒微言誕布學者間出素風益邵  
雖復遭坑焚之變而鄒魯之俗弦誦無改大漢龍興罷出百家  
素章六經建立學官誘以祿利修復黌校風以德化傳受彌廣  
蓋西京之士彬彬矣中興崇學於茲為盛魏晉以降未之或替  
豈不以六君子之訓四術之教乃百王之所取法千古所不劣



者也今采其志學成業顯名於世者著於篇

倚相楚人為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上也帝王遺書也

孔子魯人為兒嬉戲常俎豆設禮容其後適周問禮蓋見老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記自孔子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祚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語彖易章篇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

七十有二人孔子嘗為魯司寇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

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凌遲以至于始皇

天下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孟軻鄒人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

之孫子思知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荀卿趙人與孟子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嫉

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



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懷序  
列著數萬言荀卿在齊三為祭酒後適楚為蘭陵令而卒於蘭陵  
漢叔孫通一去何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高祖初為漢王  
復拜為博士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王為皇帝叔孫通使  
徵魯諸生三十餘人與其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事具長禮制禮門乃  
拜為大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  
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申培公魯人以詩經為訓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  
祖于魯南宮後官至太中大夫

伏勝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乃聞伏生能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

大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大守吳  
吳公徵為廷尉言誼年少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修春秋

左氏傳為傳訓終於梁王傳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時為博士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漢興至五世之間唯仲舒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齊之言春秋  
者多受胡毋生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景帝時為博士

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戴德字延君號大戴為信都大傳



公孫弘菑州薛人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倪寬千乘人治尚書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撲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說一篇位至御史大夫吾丘壽王武帝時召待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為侍中

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龔遂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

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大傳

張禹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

韓嬰燕人為常山王大傳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悍勇仲舒不能難也

榮廣受穀梁先是公羊大興穀梁寢微廣高材捷敏與公羊大

眭孟等論數困之

孟等窘居也

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

蔡千秋字少君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使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經公羊氏乃廢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

韋玄成皇帝時為淮陽王中尉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大



傳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名條奏其對

劉向特為諫議大夫以偽鑄黃金減死論會論初立穀梁春秋

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施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石渠閣在未央

殿北以藏秘書

梁丘臨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

京房法瑯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

聞人通漢字子方聞人姓也名以方以大子舍人論石渠

戴聖以博士論石渠

夏侯勝亦以儒顯名為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禮為博士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

論於石渠經為最高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張無故字子儒山陽人事山拊受尚書善修章句為廣陵大傳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之後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

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安國為諫

議大夫

韋賢為人質朴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

大儒為丞相夢於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匡衡字稚圭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



過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衡鼎來

鼎有言常也言衡且來也賈誼云天子春秋鼎盛其

義亦同 衡語詩解人願衡後位至丞相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學彭祖為宣帝博士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康衡同師三人經

術皆明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官署後以中郎為博士

諫大夫卒

師丹字仲公治詩舉孝廉為郎元帝未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

茂材復補博士

翟萬進為小吏心厭之間蔡父言當以經術封侯心喜因病歸

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位至丞相

徐敖治詩授九江陳俠為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

敖

谷永於經書號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

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位至大司農

梅福字子貞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後為南昌尉

揚雄字子雲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儒博覽無所不見位

至大夫

後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



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貫達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詩條例二十一篇

桓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尤好古學數從留歆楊雄辨析疑異譚後官至六安郡丞

張玄字君夏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

丁恭字子然習公羊顏氏春秋學義精明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初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學博士

魏應字君伯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應終騎都尉

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為博士丹學義平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杜林少好學沈深父鄴為涼州刺史家既多書又外氏張踈父子喜文學鄴少孤其母張敬女也鄴從敬子吉學禱其家書踈即吉之子博學文雅過於敬

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避亂河西建武六年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

車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

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同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宏見



林闡然而服濟南徐始巡師事完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  
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惓惓不離身出以  
示完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  
生復能傳之世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  
無悔所學完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位至大司空  
任安字定祖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數經徐博士公車徵皆稱  
疾不就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習嚴氏春秋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  
博士

包咸字子良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  
論語舉孝廉為郎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

劉寬少學二楊尚書京氏易光明韓師外傳稱為通儒入為光  
祿勳卒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外受梁丘易善說經書  
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終於左中郎將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年十六舉明經徵試博士

鍾興少從小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  
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位至左中郎將卒

張玄少習春秋顏氏後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  
一拜為博士居數日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  
氏博士光武且令署未及遷而卒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永平初為



博士當世稱通儒

衛宏字敬中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精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

周防字悛公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大尉張禹薦補博士

楊倫字仲理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後特徵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後為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少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也儒無及者位至諫議大夫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明儒後拜儀郎以壽終

周燮十歲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徵之不就

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元欽字子佚以左氏授後辟司徒歐陽歆府以病去卒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鄭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說歷無通易詩知名於世位至大長秋封鄴鄉侯卒

承宮少勤學不倦經典既明歸家教授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拜博士

侯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大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



又從鍾寧 君受律 位至大司徒

鄭典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與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後為連勺令以事免卒

魯恭始為群吏大博趙熹聞而辟之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後位至司徒

王渙敦儒術學尚書讀律令畧舉大義官至洛陽令卒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終於光祿大夫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詔曰五經紛綸井春性清高沛王輔等五王更請皆不能致

尹敏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後為諫議大夫卒

許慎字叔仲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仲卒於徐汶長汶音侯交反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意遷侍中為弘農太守卒官

宗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大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位至大尉

趙畢諸社撫受韓詩宛章兵術作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張訓字子雋濟陰定陶人少游大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



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議郎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學擢拜  
侍中典領秘書近署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  
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博士于時大學初立有博士千  
餘人學宮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備員而已惟訓五業並授其  
或難教質而不解訓無愠色以杖畫地牽引領至忘寢食以是  
獨擅名於遠近

孫資字彥博講業大學博士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竒之董  
遇及賈洪邾鄆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

王基為中書侍郎時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  
改步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

蜀許滋字仁篤師劉禧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慈  
終於大長秋

譙周字允南為光祿大夫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  
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恣問所疑焉

來敏字敬達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署敏興教校  
尉

廖扶習韓詩師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不應辟召時號北郭  
先先二子孟舉並知名

張裔字君嗣治公羊春秋博涉經史位至輔漢將軍  
文立字廣林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

伍梁字德山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回郎字臣達領丞相長史初郎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議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後以功封顯名亭侯位特進卒吳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位至輔吳將軍

諸葛瑾字子瑜少游京師治毛詩左氏尚書春秋後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

闕澤字德潤為太子大傅領中書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詔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卿侯

張統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紘入大學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后

曹公以統為會稽東部都尉孫權以為長史卒

劉游舉孝廉為郎中祖父本師受經傳學群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伯父寵字祖榮受文業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

程秉字德樞事鄭玄后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議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傅

嚴略字曼才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終於尚書令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

晉何嵩字春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

門續字續伯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



通物理續位至漢中大守

杜預為春秋左氏傳集解時王濟相馬又愛之而和矯頗聚劔預常稱齊有馬癖矯有劔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

侯使光儒博學好古歷官著續文華奏義皆有條理後終於少府

范甯為中書侍郎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歷官至大常卿

戴若思弟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達若思儒學過之弱冠舉秀才位至尚書僕射

范平字安吳郡錢塘人研覽墳索初仕吳為臨海大守謝病還家歎悅儒學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

杜夷字行齊廬江潛人世以儒學稱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不就

徐苗字仲冒高密淳于人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

范引之守長文雅正好學以儒術皆明為大學博士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耽學遂為通儒素後慕容暐襲號署官至祭酒

王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要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



所諳究隱後著作郎賜爵平陵鄉侯

袁亮字貞固有學行亮子粲文學業博識多聞累為儒官

涼茂字伯方少好學論語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茂終於大子  
大傳

庾峻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大常鄭表見峻大奇之舉為  
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郝鑿字道徵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着  
名不應州命

陳郡字節良東海襄贛人郡察孝廉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  
累遷燕王師

董景道字文博明春秋三教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  
義三禮之義專精鄭氏著禮通非駁諸儒演廣鄭旨至劉曜時  
徵為散騎常侍固辭遂以壽終

庾乘遊學宮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早第每處下坐諸生博  
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范宣閑居屢空常以講論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  
而至諷讀之聲有若齊魯後徵詔為大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華廡都督河北諸軍事坐事免官削爵土棲遲家垂十載教誨  
子孫講誦經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

姜龕天水人姚興時與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  
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  
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明理焉



符辨符堅之末東徙洛陽教授弟子百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  
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脩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當  
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八

總錄部一十八

儒學第二

宋周續之字道祖時豫章大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  
年十二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徵為太子博士不就高祖踐祚  
復招之為開館東都外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  
卒通毛詩六義及禮

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  
毛詩元嘉中徵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時會稽朱膺之潁川庾  
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次宗初受徵辟元嘉中徵至都開館  
於鷄籠山車駕數幸後卒於鍾山



劉湛字引仁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後以詹事為丹陽尹南齊關康之世居京口篤學以文義稱尤善左氏春秋高帝為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手自點定徵之不就

張緒為國子祭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詳易中七士諸卦中所有特義是其一也

梁鍾嶸仕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勃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

何脩之字士威少好三禮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仕齊為國子助教

嚴植之字孝源少精解喪服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天監四年兼五經博士司馬筠字具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

卞華字昭岳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遍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場同業友善天監中為安城王功曹叅軍兼五經博士

韋陵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強記當世士咸就質疑沈俊字士嵩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國子助教

崔虛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大常博士天監中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

劉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已來陰陽律數之學廢



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庾於陵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眺宗史妙撰群書

賀琛伯父瑒為世碩儒授經於琛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賢販粟以自給閉則習業尤精三禮卒光祿大夫

徐勉為尚書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

後梁蔡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

武陵王國左常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為勉所賞異令與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范適順陽人散騎常侍迪之弟適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宗希顏度支尚書如周之子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亦如周之子博通經術為荆楚儒宗

陳龔孟舒治毛詩善談名理梁武也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沈洙字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初仕梁為祠部郎中時年二十餘同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講鄭剡幼而聰敏厲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大通五年譯褐奉



朝請

褚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駕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大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議郎專講詩易

陸詡少習霍靈恩三禮義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位至尚書祠部郎

岑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華不為醇儒官至征南府諮議參軍

徐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二十餘卷終於新安王府諮議參軍

沈文何字國衛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何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大史叔明舅王慧興

王通經術而文何頗傳之又博採諸儒異同自成義疏治三禮三傳

戚衮少聰慧遊學京師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備

張機為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引直亦在講習機與弘正議弘正乃屈引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機乃正色謂引直曰義集辨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引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座以為笑樂

後魏梁越字玄覽新興人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道武時為禮經博士

梁祚北地人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



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常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携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常時相請屈與論經史

平常字繼叔燕國薊人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通歷中書博士祕書丞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而孤貧雅好師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大祖徵典內校書固以疾辭

劉蘭武邑人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蘭讀左氏五目一遍兼五經後為國子助教卒

封軌為考功郎中臺中稱為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

賈思伯位都官尚書為侍講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日夜講書

山偉為侍中書令愛尚文史老而彌篤

李都字永穆好學沉靖博通經史

游肇外寬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擇書治周易毛詩尤精於三禮王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位至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軍事揚州刺史

邢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

崔鴻字燕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



崔辨字神通博陵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  
士散騎侍郎

陽盡字景文北平無中人少好學博通經籍官至幽州平北府  
長史帶漁陽大守

索敬家巨振燉煌人為劉昶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昶之業凉  
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教博士

宋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後拜著作郎  
宋雅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

李業興上黨人漁陽鮮于靈馥聚徒教授說左氏傳業興問其  
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

張湛燉煌人好學能屬文仕沮渠蒙遜為黃門侍郎凉州平入  
學於徐遵明不為章句

鮑季祥渤海人甚明禮聽其離文折事自然大畧可解兼通左  
氏春秋天統中卒於大學博士

劉偉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位至睢州刺史

後周樂孫字遵賢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受  
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歷大學助教博士

杜叔授字子弼襄陽人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為宜豐  
蕭脩府中直兵參軍

韓裒字弘業少有志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  
字之間常奉訓誘引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  
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畧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竇熾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位至大傳

樊深字文深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大祖置學東館教誨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六官建拜大學助教遷博士

庾信尤善春秋左氏傳

柳虬字仲盤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惟虬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畧通大義後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國崔浩識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燉煌張湛金城宋欽武威段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封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

劉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位至大常卿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北齊小柔字子溫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天保初除國子博士

馮偉節中山安喜人少從李鉉遊學鉉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



所通解尤明禮傳後趙郡王將舉克秀才固辭不就

邢峙字士峻何間鄭人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學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畧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中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繼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具通大義

李鉉字寶鼎教授鄉里生徒常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平鑿字明達燕趙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鑿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姚僧坦初仕梁為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坦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為學者所稱

隨柳誓字顧言少聰敏善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為著作佐郎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後仕至著作郎

房暉遠字崇儒常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北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少學士及高祖受禪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大學博士平彥之隴西狄道人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



弘同志好學周大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開皇初為國子祭酒

元善河南雒陽人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官至國子祭酒

蕭該梁鄱陽王恢之孫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游所禮開皇初拜國子博士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文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龍竇士榮張里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大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

楊伯丑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為國子祭酒何妥嘗詰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荅其所說辭義皆先儒之旨而思玄妙有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

劉臻為儀同三司左僕射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魏澹世以文學自業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

張文詡河東人父瑊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名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明經達文詡博覽文籍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方暉遠張仲讓孔龍



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又翊時游於大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

劉悼字士元信都昌亭人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悼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時河間人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悼故時人稱二劉焉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位至大學博士

張羨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惟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博洽時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大學博士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大業中為秘書學士

唐徐文遠洛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學沈仲講于大學聽者嘗百餘人文達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荅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之至於奧頤之境此君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仲者仲與議論



十餘反甚歎服之

馬嘉運隋末遊於劔南以講授為務蜀士多賴其成益者貞觀初徵為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於白鹿山四方受業者常數百十人

陸即字德明吳郡人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仕陳為國子助教時年尚少而與博士張機齊名武德中為秦府學士補大學博士

蓋文達信都人幼聰敏好讀書受業於同郡劉焯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白見之者稱有君子之風時冀州刺史竇杭頗好文義乃廣集儒生令相難擊其大儒劉炫劉軌思等咸在講坐文達與同郡孔穎達劉彥衡皆預焉既論難文達因而講習皆出其意表杭大竒之因問曰蓋生就誰而學焯從坐起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杭曰可謂氷生於水也

蓋文懿為秘書博士常聞講發毛詩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亦以儒業被知章句頗優而儀範不逮文達官至國子博士時稱二蓋

孔穎達信都人初受業於同郡劉焯然號焯為通儒門人甚衆初不知禮穎達察焯不能出已之右於是請質疑滯皆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因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為務

朱子奢蘇州吳人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更觀子史善屬文情未為秘書學士武德四年隨社伏威入朝授國子助



教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長從劉軌思受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後遍講五經尤工三禮貞觀中為崇賢館學士

蕭德言傳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每欲開五經必浣濯束帶危坐終日如是貞觀中為弘文館學士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雅

谷邢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每稱為九經庫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尤明詩禮及史記漢書貞觀中累授晉王大學大常博士弘文館學士子儒亦傳父業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為大秦君暉為小秦君若不預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性沈敏有姿議博考經史多所貫綜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弱冠遊大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

王紹宗少勤學遍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筆寫佛經以自給則天拜太子文學轉秘書少監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少通五經兼涉衆史舉明經長安元年累



遷太子率更令兼弘文館學士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文學

郭山暉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

裴炎少補弘文生在館垂十年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後以明經擢第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補大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重之

褚無量幼孤貧勵志好學及長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歷國子博士司業祭酒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博覽經書善屬文舉進士文學優贍歷秘書監昭文館學士

劉子玄本名知機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代傳儒學之業子玄子貺博通經史

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為東都留守王方慶判官方慶善三禮之學競汴州浚儀人勵志強學博通經史官至常王傳

李泌字長源周八柱國弼之裔也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尤精易象及論語大義

馮伉京兆人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建中末又登博學三史料累遷皇太子及諸王侍讀

鄭餘慶貞元中同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



古義傳之

張薦字孝舉祖文成博學士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聽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大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路泌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仕隋以通五經累迁司勳郎中穆宗時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詩講學士

陸質吳人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趙康師啖助皆為奧儒質頗傳其學由此知名

許孟容京兆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後究王氏易登科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為文思瞻速舉進士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

鄭裊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叅蔣防楊綰皆知重之

宇文籍字夏龜少好學尤通春秋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作

崔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劉賁字去華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

殷侑為兒童力學不念家產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五經登科第歷代沿革擢為大常博士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梁敬翔好讀書善禮學尤長筆力應用敏捷



後唐樂縱之大原人少學為儒依河東馬步軍都虞候楊守業有書數千卷大原俗尚武儒者少故縱之以儒為業攝代州衛推明宗刺代以依之官至曹州刺史

馬縞少嗜儒書頗通經義五禮五樂常所經心而著述文章亦精偕流輩位終國子博士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為衙校憲始童卯喜儒學而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大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耻於隸業唯憲與里人樂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後為大原尹北京副留守

周司徒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官至大常卿致仕

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八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九

總錄部 一十九

自述

夫摛文奮藻脩詞立誠蓋儒者之至業君子之盛德者也然則道有污隆時有險易志之所蘊用或未周則必垂訓成謨因文見意用形敷述豈徒然哉故禮曰述者之謂明其是之謂也兩漢而下制用丕顯游揚藝圃博約詞林託理以寄其懷譬道以揚其已觸類而長馳思無窮着之於篇可理而覽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大中大夫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朔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



以自尉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日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也都居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

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

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

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止

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

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

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遵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

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手故曰時異事殊雖然安可不務

修身乎哉詩云鼓鍾於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苟

能修身何患不榮大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日夜孳孳

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致同敏勉也辟若鵲鳩飛且鳴矣傳曰天不

...



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

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所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流所以蔽明黈纁克耳所以塞

聰如淳田黈音士苛反為以王為瑱用黈纁縣之地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纁縣也以黃綿為克用組縣之於冕垂兩

耳旁木不外聽非王瑱之縣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

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曰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

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言也士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揆

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者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魁讀上觀許由察接與計同范蠡忠合子胥許由堯讓以天下

揚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讓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禍少徒固

其宜也耦合也徒眾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闚天以蠡測

海蠡匏也以庭撞鐘謂蓬槩也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考究也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籠狗鼯鼯小孤豚之咋虎孤豚孤

也作至則靡尔何功之有靡碎威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

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

楊雄字子雲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離着也時雄方草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泊安或嘲雄以玄

尚白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有曰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其色有曰故無祿位也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網紀也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圭僭人之爵折亦分也僭荷負也懷人之符

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青紫謂綬色紆也施曳也今子幸得遭明

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同行謂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金門金馬門也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

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大玄

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餘萬言扶踈分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人無倫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纔淺也言僅得之也意者玄得毋向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拓落不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

之族也跌足也失厝見誅都者必流血故云赤侯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謂戰國特諸侯

也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謂魯衛齊趙鄭燕秦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

七四分五部並為戰國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士無常君國止定

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交翼勵翻恣意所存言來如鳥之飛故

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

往聘因鑿後恒是故駟衍以頡頑而取世資皆大事故齊人目

而止坏壁也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孟軻雖連蹇猶

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頡元上下不定也為萬乘師連蹇難也言值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

塗小國也駒駮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東

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今書本國陶字有作沘俗所改

南一尉會稽東部西北一候燉煌王門徽以糾墨製以質鉄言

罪者剛係於微墨尤惡者則斬以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風化

質也微糾墨皆繩也質鏹也鉄刃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風化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為親行三



楮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龍雜襲咸營於八區八區八家家家自

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河衡縱

髮者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當塗

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掘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

譬若江湖之崖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乘鴈四鴈也省字或作雁鳥字昔三仁去而殷墟論語稱微子

或作鳧島海中山其義兩通法之箕子為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二老歸而周熾伯夷

空也一旦虛讀曰虛言其七國為丘墟伯夷

太公子胥死而吳止種蠱存而粵伯伯讀五殺入而秦喜樂毅

出而燕懼五殺謂百里夷也買以殺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噤吟鎮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故

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辛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章句小故世亂則聖哲馳騖

而不足世治則庸失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

也或釋褐而傳寧戚或倚夷門而笑侯嬴也為夷門卒奉代趙

辭羸羸無所戒更還羸或橫江潭而漁漁父或七十說而不遇

笑之以謀告無忌也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分或枉千乘於陋巷齊有小臣稷桓

也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分或枉千乘於陋巷公一日至二而

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或

主傲霸者亦輕其士從彼傲爵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或

擁篲而先驅鄰行之燕昭王郊迎擁篲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信讀日申空際蹈瑕而無所詘也君臣上下有釁金毀稜乘

塞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接客將相不俛眉自

枕也僂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辟罪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

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卷屈也固閉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



鄉讀曰鄉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抗希

上之也疏者疏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報聞而又安得青紫且吾

聞之也炎炎者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

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

終以天收雷聲地藏大熱則為虛無言極盈者亦滅

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神害盈兇攫挈者亡默默者存攫挈

搏執牽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

清爰游神之庭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

易時未知如何或能勝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蠃蚘而嘲龜

龍蠃蚘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

遭史跖扁錯也二人皆古良醫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靡

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骸免

於徽索徽骨也翕眉蹈背扶服入橐翕欽激邛萬乘之主邛怒

秦安得王獨太后介涇陽抵攘侯而代之界聞其兄弟使疏涇

振侯尔邠讀曰仰也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頰涕唾流沫鎮曲西

揖強秦之相搯其咽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蔡澤說范睢以

之機適值睢有聞睢主因薦以自時也天下已定兵革已

代搯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時也遇其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

徙之長安不拔謂其堅固不適也適中其五帝垂典三王博禮百

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得其甫刑靡敬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合其故

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諄乎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

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



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隨從也言蕭何如作規模曹參因何從之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

巴獨人名山旁推欲墮落日祇

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

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

故為可為

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

功於章臺

蘭相如猷璧今此臺謂齊壁入秦秦則不與趙地如詭取其壁吏人問以歸趙也

四皓采榮

於南山

榮者聲名也一日榮謂草木之英取以充食

公孫創業於金馬

公孫引對驃策於金門

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居

割損

也言以肉遺細君損割其名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五大玄

雄既着大玄經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不之好也雄解之號曰解

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着書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聲調於比耳

比和

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閱意眇指

眇讀日妙獨

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滂薄群生

旁薄猶言蕩薄也

歷覽者茲

年矣而殊不寤

茲益也茲年言其也不寤不曉其意

曹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

彼曹讀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放依也殆近也放甫

往音然也揚子曰俞

音然也

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

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

麗着也日月星辰之所着也彌廣也普遍也

昔人之辭廼玉廼金

真寶美麗如玉

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寧天必

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檄膠

葛騰九閣

檄揭也膠葛上青之氣也騰升也九閣九天之門檄音檄揭居足切

日月之經不千里

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

燭照也六合為天地四方八紘音宏

泰山之高

不嶠嶠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敲丞

嶠嶠高貌也淳滄盛也滄雲氣貌敲丞氣上出也



以宓犧民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因而孔重也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

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以揚鴻烈而章緝熙造十鴻大也烈業也緝熙

光明也蓋胥靡為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寂寞為戶造化以寂寞為王大

味必淡大音必希淡謂無主味也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叫叫遠声也是低回紆行也是

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眇讀曰妙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

俗之耳棍亦同也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旁廣也今夫絃者高

張急微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微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追趨逐者隨所趨

嚮愛者而逐逐之也試為之師咸池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揄引也和應也 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獲古之善奎堅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奎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謨着鼻因令

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堅即令之仰泥也獲拔也故謂奎者為獲人師曠之調鍾矣知

音者之在後也晉平公鑄大鍾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臣竊听

師曠欲善調鍾以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幾讀曰真老冉有

遺言貴知我者希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

以其知舛馳舛相皆大氏不詆訾聖人即為怪遷析辯詭辭以撓

世事大氏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攷之教為功辯異辭以擾亂時政也

雖小辯務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明帝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傳篤志於博學

以着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

范蔡之時曾不析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

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



名而已矣

唯貴得名也

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

不安之意也

孔席不煠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着作者前

列之餘事爾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

帶大帶也冕冠也

浮

英華湛道德

湛讀曰沈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譬虎豹之文舊矣

譬被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師也言文章之盛久也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

騰風雲

攄申也滂停水塗泥也以龍為喻也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

嚮讀曰嚮見景

則駭聞嚮則震合

徒樂枕經籍書紆体衡門

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

上無所蒂

下無所根獨攄意寧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潜神默記常

以年歲

宇宙之外言宏廣也豪芒之內言當年也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

世

賈讐也當已謂及已身尚在猶言當年也

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

大波曰濤擄希世藻

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會合之計使存有

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寧主人道爾而笑曰

攸笑貌也

若賓之言斯

所謂見執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邛天庭而覩

白日也

爾雅東南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熒小光之燭也

曩者王墜蕪穢周失其御侯

伯方執戟國橫駑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

七雍奉及六國也

龍戰而

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雲其

間者蓋不可盛載

焱疾風也煜零光貌也

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鈇刀皆能

一斷

擗按也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滅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

也齊圍燕燕將保於聊城魯連係帛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害

然魯連壽不受魏齊為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

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



樂也之耳也然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謂艷之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

子之法也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

說羈旅騁辭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三術王一羈二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顛沛懼據徼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微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微字或激發也朝為榮華夕而

焦悴福不盈皆翫溢於世當富貴之問視不滿日故言不盈皆也凶人且以目悔

况吉士而是賴也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

辨以徼君吕行詐以買國買市也說難既適其身迺囚秦化貨既貴

厥宗亦墮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為秦貨尔是故

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執道不可

以貳也迂遠也方今大漢灑群掃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

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

海養之如春函容也讀與舍同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

德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流也稟仰太和枝附葉着仰讀也譬猶中木之殖山

林魚鳥之毓川澤殖生也長也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零與衆天

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

聞而疑所覲覲見也欲從旄敦而度高寧泰山懷沈檻而測深寧

重淵亦未至也尔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測出日沈泉上出檻東賓曰若夫鞅斯

之倫哀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寧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

子訪周訪亦謀也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



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矣命而神交匪

詞言之可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繇

新語以興優繇不仕也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

雄覃思法言大玄覃大也深也皆及時君之門闡究聖人之壺奧中

門謂之闡宮中卷謂之壺婆娑宰術執之場休息宰篇籍之囿以金其質而

發其文用納宰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亞次也與若廼

夷杭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謂為仕師三出也顏冉樂

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

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陽一陰天墜之方廼文廼質王道之綱有

同有異聖詰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

腴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神

也賡賓又不聞蘇氏之壁韞於荆石韞亦藏也隨侯之珠藏於蚌蛤宰

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

潛於潢汙魚鼃媒之應龍有翼者潢汙也媒謂海押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集而遽顛蒼也遽以足據持也顛顛天地元氣顛故

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昔

聞而文章者君子之貞也時聞有時而聞也若廼牙曠清耳於管絃離

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逢蒙古善射者也班

輸即魯公輸班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杭力於千鈞良王良也樂伯

相相馬也取善取也鳥鳥壯士也蘇鵠發精於鐵口研桑心計於無垠和大醫

鵠也研計研也一號計而亦曰計然桑桑引羊也僕亦不任廁使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密淨也安也



崔駰字季伯少游大學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

譏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

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

順陰而入備用致物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封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

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大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奚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

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鈞深於重淵仰深乎九乾九乾謂天有九

重也窮至願於幽微則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讚九稱也獨師有道德合

符彙真抱景時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

道貴從凡老子曰和其光而同于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

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憲法僚官也言法三王而達官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

賢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

也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鎔錙於明知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三台

請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象為咫尺蒙

切感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智過萬人謂之英猶逸禽之赴深林蟲蚋之

趣大沛蚋小虫蚊之數子子曰汚他沛澤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

乎子苟欲勉我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

地始制制協韻音之設也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

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右帝三度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

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張弛不考

之於常道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君子

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失禮



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反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

投清冷之淵或盟耳而山棲

與洗也

或草耕而僅抱

伯成子高唐虞時為

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也

或重聘而

不來

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者持金百益車二駟騁之曰願煩見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

遠徒莫或屢黜而不去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

詢辱也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或以後夫發夢於王公

商高祖夢得說乃吏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說賢而隱大胥靡築之以

共食王公經而言也

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太公以釣于周西伯將出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麗非熊非羆所獲羈王之輔於

若夫紛纒

塞路凶靈播流

方言云纒盛多也

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

昏務墊溺

皆困水灾也尚書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

條垂葛蔓上下相求

是乎賢人援手援世之灾

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

跋涉赴俗

急斯時也

尊行

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謀也遠遭洪

水咨曉憂愁訪下人有能治者臯陶大禹陳其謨歎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安而問子房曰吾欲損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

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傳信即欲損之此三人楚可破之

禍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降侯周勃皆從高祖征

伐以定結不解而陳平權

高祖繫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

從克亂弭衝乃將鑲玄珪冊顯功

珪玉

銘昆吾之治

呂尚作周大師其功

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共動銘於景鍾此無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叱也淮南子曰禹之多時冠挂而不顧履道而不

取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

廣雅

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

舉以公心不私其体今聖上之育民人也撲以皇質雕以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為仁一天下之眾異

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是器之木堯者群生得理庶績

其凝凝成也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

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也厝謂置之不周也周禮大哉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日

理典二曰政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尚父

威容嚴厲呂望也厲謂伊臯不論奚事范蔡伊尹臯繇范維蔡澤夫廣屢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良馬擊廣屢既成不求材故茂木條暢也遠求謂

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求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

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日孟之月昏危中仲冬昏冬壁中季冬昏婁中夏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攻畢而

大火入尔雅曰心為大火詩幽風曰七月方斯之際處士山積

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

山北曰陰穀梁傳日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為之掃執拱把不為之數八尺曰

兩手曰拱數猶概數音疏角切悠悠罔極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

得也彼採其花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曰春秋得五員者位墊珪古爵名也又曰

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

也耻夸毗以求舉夸毗謂倭人足茶善為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數處

孟子曰踰東家墻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則將樓之手趙永注云樓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叫呼銜鬻

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因字以作游不倫黨苟以徇已倫謂等倫黨謂黨徇營也言天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子笑我之宜滯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時也時合而友不以道義



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謂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

徑而我弗隨枉曲也藏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

謂上哲之所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

德勤百畝之不耕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

古者大田百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馳也天命之

命以体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曹洙也以勇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

邑地以和尤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洙執曰首劫齊桓下嚴克捷於疆禦新野曰下莊

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敵而闕三獲甲盾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

吾聞之節工不以辱生遂及敵殺十人而死

君子曰三北以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

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執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於矣

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柰何蠡置曰早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

之大夫種行成於吳勝行項首曰句踐請為臣妾吳王乃赦曰

王越王反國附循其上范蠡曰何矣乃伍員樹功於栢舉伍子

員楚人也子胥父諫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閭甚

勇之為興師伐楚戰于栢舉楚師敗績

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也燕將功下齊聊城固保

將見書泣三百乃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為工所敗

自殺遂平聊城包胥單辭而存楚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庭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曰在草莽使下臣苦急立依

楚唐且華顛以悟秦唐且即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二使

西見秦王曰文人忙然乃遠至魏未者數矣以秦之強也今齊楚

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數矣且割池是王止一萬乘

之兵以在魏效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池是王止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

顛謂白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察人也甘茂孫年一十二事

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及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

羅於趙二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為幼小也



原襄見廡於壺殮昔趙襄為原大夫故曰原襄左傳曰晉侯問

緩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切孟宣收德於東埔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

下食而哺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

臣官於終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埔三胸拜受而

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

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哺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

公子季札使過徐君好季札劔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

未獻泊還之徐二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劔黎之徐君家樹而去

展季效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

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予何不學顏回明仁於度

柳下惠然居不違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僕成不能編德於數者竊

較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僕成不能編德於數者竊

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字子平順帝初再復為大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

積年不涉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間非也衡集云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

內識利鈍操心不攻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忘矣用為問余余應

之以時有過否性命難永因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前哲務於下

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

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求

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

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子弗克禋厥后惟堯舜咎單巫

咸是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申伯樊伯實幹

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

申及甫維周之翰注幹也服衮謂申伯為冢宰服衮冕之服也

又維爾介圭以作爾室注云室瑞也生長尺二寸謂之芥也

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

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詞曰盛德大

業至矣哉富有言



謂大業由日新  
質以文美實由華白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與服  
之謂盛德也

為榮吾子悟德体道篤信安仁約已博執無堅不鑽以思世路

斯可遠矣  
論語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 曩滯曰官令又原

之曰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 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

老子曰曲則全王則正又曰夷道若  
類進道若退易離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

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

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說 深厲淺揭隨時

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枝焉  
揭褰衣也音丘例切詩都

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

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李屠龍於支離益單千

金之家三年學成而無所用技音渠 參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

能獨非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  
垂翅故棲謂再

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王永 人生任勤不索何

獲  
左傳曰人生在勤二則不匱 曷苦卑体屈已美言以相克  
勝

也 衡集作美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

言以市也 遷于喬木喻求士遷于高位振揚德  
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用後勲雪前吝婢佷不柔

以意誰斬也  
吝耻也左傳曰宋公所之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

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

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 是故執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懸得之在命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

在命 或不速而自壞或美旃而不臻  
連瞻也懷 求之無益故智

者面而不思  
面借 帖身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

也



貼危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戲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

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到將殺之志士

也如以利則枉尺直尋而利亦何為歟趙岐註云志士守義者

也君子固窮故虞人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

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於心有猜則簋殮饌鋪猶不屑殮旌督

大就小而以要名也

以之猜嫌也簋食器也殮音孫師去有象簋殮饌音仕卷切館

矣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安精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孤兵

父之曰盜永見而不壺殮以舖之安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

謂者也我孤父之人丘丘也安精目曰嘻汝非盜邦吾義不食

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斃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

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孟子陳臻問曰前

百而不受於宋魏七十鎰而受前日不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遠行者必以賂予何為不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馬有君子可以

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無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

百鎰也二十兩為鎰賂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

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有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

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委廟築而據文軒度德拜爵量績受

祿也解短褐謂窳戚也委市築謂傳說也短者常主輸力致庸

必有階受或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瞳朦瞳朦言未吾也

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馬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

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

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

師於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

有風后二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

黎又相顛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記曰少昊

觀射父曰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親燥不可方物顛顛承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屬人重少昊氏之子

黎顛顛人各有能因執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

不並齊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皇氏歷正也玄鳥氏

司分也伯趙氏司至傳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



又音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修曰熙實能金木乃水使重為句芒該為柔收脩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知晝六十刻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日冬至日晷長丈尺夏至日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也該備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麟樂

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出能明小能短能長春方而登天

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此也賈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

遠注國語曰涸亂也涸音骨 懼教悔之不從有人不理尹正也道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

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居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耻一物之不知有

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以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成車

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旒也言為下所報特西東燭武

縣緇而秦伯退師燭武鄭大夫也緇縣繩於城而不下也左傳曰秦伯國鄭二伯使燭之武夜緇而出說秦

伯為之伯為之曾連係箭而聊城拖析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

自殺見史記施廢也析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

說諸侯連和事秦橫為蘇秦說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義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

尤臬猶勝也猶人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漢書曰樊噲沛人

病惡見人財禁中詔戶者無得入會乃排闥直也封舞陽侯高帝常

人流涕曰獨不見高祖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

酈生前漢書曰沛公方踞抹今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

之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鼃應也喻君臣相成也鼃於泉也故能同

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

謀臣之由也故介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

日謀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爛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魁北而應龍翔洪

鼎聲而軍容息女魁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舉兵伐皇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



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風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魁也音步未切聲或作聲容或作容

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溥星至而鷄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鷄火午之宿也三合也皇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鷄火退於酉沍凝也

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

之可立 質劑猶令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質賣者質劑焉大市以劑鄭玄注曰兩書一禮同而列之長

日質短曰劑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且不可庶矣異其二哉 左

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仲之

于茲縉紳如雲儒仕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

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辭曰通其變 使人能倦也 斯契船而求劔守株而何免也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

者其劔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劔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劔不行若此求劔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

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 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

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求 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

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捷徑邪至我不忍以

人保棲于會稽此為習愧逞願自取敢也 捷歛疾也歛也音翕孟子曰阿

授步干通苟容我不忍以歛肩 捷歛疾也歛也音翕孟子曰阿

也 亦脅 雖犀舟勁檝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羗戍子弔云

今俗為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邠否人

涉邠否邠瀕我友邠我也瀕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

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姑以奉順敦篤

行非得禮義婚姻不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 姑且也休美也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姑且也休美也 不見是而不愠

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惜猶悶之易曰不見是無悶

上位而不驕在方將師天老而反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

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



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北典力收常先卦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  
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視  
也高視人談言不同流俗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本或作語也子  
衡集作失亦直也義通也

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謂為輪者名  
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劉輪之法徐則其而不不同疾則居而不  
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既子觀木雕獨飛

無所用輪扁教輪亦不能教人也泚音匹萌

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音胡媧切

蔡上九日先裴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栾

笑而後號也裴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盈夏入於晉

栾氏之力臣曰叔戎國人慎之裴豹謂范宣子曰苟焱丹書我  
殺督成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焱丹書者有知曰乃殺之

杜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罪生傳衛我而禮至與國  
子邪正卿禮外殺之禮至自為名曰余掖國殺子莫敢正國子

邪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大夫掖為挾之而殺于城外弦高以  
也衡集豹字作隸也

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右傳曰秦師龍鄭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而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

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搗從者秦孟明日鄭有備矣滅而還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成以為械公輸設

九攻墨子九相公翰之攻盡墨子之守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  
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猶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  
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奴中之節卧起節毛

盡落並見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鈞致精列子曰蒲且子  
前書也

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絲為綸梟針為  
鈞荆蓀為竿部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矰矰矰矰矰

注云繳結於矢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奕圍局也  
謂矰矰高也

之弔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  
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謳也

退又不能群彼數子二立為太上平德其並功上云立事有三  
言且不可庶况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

二立之流也臣賢紫石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愍三墳之  
守名仁匹非也數子謂裴豹以下也

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  
能立德立功惟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趾柱下為工應邵曰且韞積以待踵顏  
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氏以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曾不慚夫晉楚敢言誠於知已  
孟子曾子曰晉  
有是夫之也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何慚也猶羨也音若簞切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九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七十

總錄部 二十

自述第二

後漢蔡邕字伯喈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難方客及楊雄班

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揚雄作解嘲班固答  
客戲崔駰作達旨

乃斟酌群言

其是而矯其非

是也

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

顛故老

華顛謂白首也  
故老元老之稱

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

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

摯有員鼎之銜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負鼎俎以滋味說  
舜致於王道論語孔子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羊之事

甯戚欲干  
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軍以適於齊慕容容於郭門鉞牛車  
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命後車載之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牛口下豢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

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虛單思典籍韞積

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枿

無形其已久矣曾不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

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厲炎氣於景雲時逝

歲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

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

賜美本或作美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回曲也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

之利定不拔之功容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未

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故老傲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親曖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

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翁歛之貌故老曰居

吾將釋汝居猶坐也釋解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有羲皇之

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

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施王塗壞大極施賈逵注國語曰小催曰施君臣

土分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夫夫舊略戰士講說

也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

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項弱曰韓天下之咽喉也魏天下之匈臆也王資臣

萬金而游之天下可畜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

其將相比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八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連衡者六印石磊落合從者駢

組流離連衡謂張義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采貌也隆貴翕習積富無

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



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

穀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極速速也穀祿也

較者蓋謂小人言鄙小人將貴而得祿也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節其家節覆也屋原覆音之

甚也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易文言曰天也

論語日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

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立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並隱道人顏歆抱璞遽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歆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歆辭曰王生於山制則

毀焉非不寶也然失璞不完土生鄙野選馬祿焉非不貴也而

形神不全歆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

以自娛自足矣歸反於僕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身也齊人

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遊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通書遺輕謂若棄輕細之物而去言

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動

則黃鍾應蝠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薰葭蒼而白露

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蝠風長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水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薰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薰薰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

基絙與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卦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

之群品濟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緝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緝

赤白色也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喻君子伐進於朝詩曰振振鷺喻潔白之士群

集君之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磬聲為

之素山海經曰黃帝取玉山之玉策之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采磬法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

喻漢多賢人索盡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



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謂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武功定也武王

伐紂詩周頌曰戰戰于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而歸天子燕禮樂甫燕喜既多受社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燕禮樂

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

揚鋒不給於務蓑音表和切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長注云當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擐賞也

其無事也則舒紳綏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執御

之族詩小雅曰曾我執御注云執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位自

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浚

巡放易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瞻之智童

子不問於元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怙澹於守高意無為於

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注云持滿必傾不如之也繁夕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馬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賈誼

服鳥賦之文言夸瞻仰此事体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

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益損盈虛與時偕行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長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

馬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駘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

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赴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

之誅班固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謂相董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切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天高地厚跼而

踳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踳謂地蓋厚不敢不踳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聖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

藏故言夫九河盈溢非一堤所防九河謂九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大史馬頰覆鬪胡蘇

聖順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

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惧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



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惧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  
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燭音子庶切炎音焰 且天地將震

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曰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吾見維星絕

食謂不顯食也凡日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 望舒

陰食則井無影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西方謂之朏朔而日見東方 是以君子推

謂之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舒注肅急也舒緩也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

息盈冲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天利用遭

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

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

休息乎人義之淵藪繁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

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

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

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風山翳

霧露不除踊躍草萊低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 龜風喻賢

昏闇也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 數厭也百歲

迂曲也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鳳也毛萇萃其獲稱天所誘也 謂小人矣

天之所誘後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聞昔伯翳綜

必過害也 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

輈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葛盧東夷介圖之君也介

曷盧聘於魯聞牛名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

大史蔡墨曰昔有董父賓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

帝舜帝賜姓曰董氏蒙龍奚仲薛之祖也本日奚仲作車衡軌

也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驛騶非子享土於善圍狼

暉取右於禽囚 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

穆王御驛騶駟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汗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

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肴晉襄公傳秦囚使



萊駒以戈斬之因呼萊駒失戈  
狼蹕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  
方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

赴流壽王創墓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方父方工也關子曰宋景公使方工為工

九年見公公曰為方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方矣獻方而歸三日而死公張方東向而射失喻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力

逸勁飲羽於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懃以善格五待制格當今之塞也東方朔以

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皆以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

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  
上官築武帝時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行人蓋授築

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買人也能以心計為侍人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怵怩而避  
心怵怩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

穢濁兮在正雲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

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翮二而獨征

蜀欲正字令先為秘書郎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

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

名與功階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

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侯時以行止

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頤索微觀天運之符表

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

霧集風擊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

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

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沉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極救之秋

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問留心

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

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



偽計時務之本末雖時猷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固未能輸竭忠疑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革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難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良管闕相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絃之形將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尔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臚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臣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雪吞爵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進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之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轉變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惑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从淫邪梟迷恣睢自極和焉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宿其澤人弔其窮鬼芟其頤初外高崗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鬼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時務哉蓋易有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嘆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人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規救之責



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榮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  
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  
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連氣匿而耀雲陳冲質不永桓雲墜敗  
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從橫者歛披其  
胸狙詐者斬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在之宏規  
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祭  
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  
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共里規靜岩壘矩濟濟偉彥  
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鷲  
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俊桀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  
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俊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  
吾不才在朝累記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嘆高嶽  
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美亦進可  
而贊否故朦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市間游童之吟  
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  
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  
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  
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  
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  
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詘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萬之  
排何責之入九考不副固其所之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有  
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鈔浮魴臻



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軒請而洪災息

桑林禱而甘澤沛

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軒之河陽若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愛民如此其

也明行之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

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文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

以存道憲先軌以投制韙叔聃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

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

泰惧未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世昔九方考精

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伯樂塞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矢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

牙察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

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豪遭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

純鉤湛盧薛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

水之將溢於唐觀其女溪溪如水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

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齊容潛冠以

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者

保荆淮南子曰齊伐楚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却楚矣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有善偷者進請曰臣有薄枝願為君

行之君曰諸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嚙帳而獻之子發子使人

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

往取子枕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

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法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

去師而雍門援琴而挾說恒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

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

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常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

帝失則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允磨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

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帝盛塞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

不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

見枚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以尤若是乎於

是孟嘗君眉然大息涕淚承捷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戲裙而就之曰先生鼓琴

令文立石下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作徵曰盧敖朝翔乎玄闕

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

闕至於蒙較之上見若士曰子殆可與教為



交乎若士者養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吾與  
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於是舉臂而躡身遂入雲中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吾此夫子也吾黃鵠之  
與壤虫終日行而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  
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晉皇甫謐字子安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業自號玄  
晏先生着禮樂聖真之論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  
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  
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守玄論以答  
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恃放  
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  
年邁齒變饑寒不瞻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  
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不可犯者疾病也若優全道以  
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  
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病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  
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  
人所不知至惜矣喑聾之徒天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  
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  
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迴天下之  
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  
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則終不損厚故終  
不薄苟能体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  
之表則我全矣遂不仕

束皙字廣微性沉退不慕榮利玄居擇以擬客難其辭曰束子



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繼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自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執巖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知夜無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守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窹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鱗徒屈靈蟠於堦井聘天路而不逝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桔儒學自枉囚大道於環著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威馮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朝享五鼎之食統三正則泰堦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道尔以君子之道論尔以出處之事尔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一元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蹶蛩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



蘭闥而永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有軌迹不同而道無  
貴賤心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  
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優誰劣何必貪與  
二人為群而耻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同趣吾竊綴處  
者之未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戚之云  
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峩之  
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革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  
以預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朽或不食其祿  
比從政於匣筭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牘公孫泣涕而辭相楊  
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正毒熊羆輟五刑  
勿用八紘備整王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青上下相安率禮  
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止倭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  
順保且夫進無險惧而惟寂之務者率其姓也兩可俱是而合  
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  
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  
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造而戚姬  
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為芳谷底之莽為臭  
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  
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  
其躬則儋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  
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  
世守寂漠以鎮俗偶鄭老於海偶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



為與玄鑪為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  
殷憂不干其寐損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  
摠群言之一致全素履於丘園肯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  
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陸喜為吏部尚書少有名聲好學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畋曰劉  
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  
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  
古今歷覽捋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  
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

宋陶潛字元亮穎脫不羈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  
知何許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閉靜少言不慕  
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忻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必在醉既醉  
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澀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  
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自時人謂之食祿以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為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潛素簡貴不  
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脊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其親  
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  
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



或無酒則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颭至  
自謂羲皇上人性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  
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貴賤造之者有酒輒  
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鄉可去其直如此郡將候潛值  
其酒熟取頭上葛布漉酒畢還復着

袁粲為東海大守嘗著傳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  
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風  
多疾性踈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  
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  
用故深交或迂俗察圖識所處席門嘗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  
漠嚴叟沉冥不足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梁蕭子顯字景暢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恭還京師  
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  
無成求心已定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逸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  
早鴈初燕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  
年始預九日朝宴稠入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  
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思  
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切須  
自其來不以力備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休兼衆製文備  
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也

劉峻字孝標嘗為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



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  
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偵中與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  
亦擯汙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探井曰余有悍室  
肉余自少迄長感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  
亡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  
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楚終填溝  
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声塵寂寞世  
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叙遺之好  
事云

王筠自序曰余少好讀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督觀皆即疏記後  
重省覽惟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二四齊建武二  
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三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  
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  
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  
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  
而已

陳江揔為尚書令嘗自叙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  
涉權幸常撫躬而大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淑  
為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  
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大建之世權移  
群小諂疾作威屬被權黜柰何命也後主西在東朝留意文藝



夙荷昭留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彤天府釐正庶績  
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  
書余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大尉陸玩云以我為三公  
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耒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  
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守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  
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脩練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而  
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負愧平生耳

唐韓愈字退之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  
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于嬉行成  
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克邪登崇俊良占  
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把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  
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  
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弟  
子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  
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  
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  
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  
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沉浸醴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  
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贅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竒而  
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王之  
於儒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



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号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梁細木為桶榑桴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舟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宋玉大論是弘逃讒子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城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竒不濟其用行雖脩習不泊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萬粟廩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篇以盜竊然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貨之有無計班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猶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晉師之昌陽引羊欲進其緒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

元稹穆宗朝為相長慶末因編削其文稟自叙曰劉秩云制不可削子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欲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辯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



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亂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議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纁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民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新盜賊無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

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守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枢枢至洛其下歐詬王郵吏徒枢於外不得復乘傳浙江觀察使封杖决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諧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入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悟命牛車四千二百乘飛芻越大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以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諉事發奏攝之所喑鳴者呼譟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御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



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忿恨日夜搆飛語予惧罪比上書自明  
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命經紀之後書奏及進  
見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益憐其不漏禁中語詔入禁林且  
欲用為宰相是時裴度在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  
予所無構於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  
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  
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宰相會有購狂民告  
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子以故俱罷免元和十  
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添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  
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腹糜費於扶衝危亡之不暇又  
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  
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  
使也至於陳暢辯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  
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以附於件日始教本書至於為人雜奏  
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  
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  
意蓋備於此篇

周馮道仕漢為大師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叙云余世家  
宗族本始平長樂郡歷代之名實具在於國史家謀余先自燕  
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  
為戎二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寮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  
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難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



祖諱湊累贈至大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大夫人亡祖諱  
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大夫人亡父諱良建秘  
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亡母張氏追封魏國大夫人余階  
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朝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  
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  
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  
官使再為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  
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  
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大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大司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史兼中書令  
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郎中書侍郎再  
為門下侍郎刑戶部尚書左僕射左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  
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大尉兼侍中  
又授戎大傅又授漢大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  
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  
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勲自柱國至上柱國稱名自  
經邦至理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至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  
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瀆女  
早亡後娶故景州方高縣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  
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



校書郎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子可自秘書  
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初亡第五子又自  
秘書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克定國  
子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大子司議郎授  
大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兼御史中丞克定國軍節院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大僕丞  
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大僕少卿名約封萬年縣君三女  
子早亡二孫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庄來蘇鄉改為  
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洛南庄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川鄉  
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勅三川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  
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大尉鄉中台

里改為侍中里時守大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  
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開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忠於國口無  
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賈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  
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  
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  
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無所  
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歛以遽除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及  
於古人故祭以持牛羊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主神道  
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  
至王佐及領蕃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刊於公籍所著  
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集其間見其智知



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庄有宅有群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貞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荅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七十







